

黃浦灘上牛鬼蛇神

徐志道

——七十雜憶之十一

酒色財氣言話一句

民國二十八年春在香港和戴雨農先生相處的最後兩天因為心情忽張忽弛的關係，顯得有些疲乏，當夜就寢熟睡，一直到第二天九點多鐘方才醒來，急忙起床盥洗後，輕步趨至客廳走廊探望，寂無聲息，知道戴先生果已帶着副官走了；真像是一條飄忽的神龍！幸好我沒行李，來去方便，比即走至那別墅的管事房間，打了聲招呼，也就離開別墅，途中僱了一輛的士，開到德輔道中（昨天接送的客人中，就有一位住在這德輔道中），進入一家廣東餐館，隨便用了些麵食後，找了一個旅館，開一房間住下。此時已過中午，和衣躺在床舖上休息，默默打算怎樣盤桓幾天，「欣賞欣賞」香港的繁華風光，隔沒多久，茶房推門送茶進來，我忙翻身下床，順便問他：

「你們旅館有沒有香港地圖？」

那茶房好像心不在焉地答了句：

「街上書攤書店都有賣，旅館裏沒有。」

說完就退了出來。我見那茶房這種冷漠態度，

真覺得好氣又好笑，便喝了杯茶，帶上房門，走向德輔道北。德輔道很長，也很熱鬧，馬路兩側人行道上，男男女女，熙來攘往，似乎都行色匆匆，我在人羣中擠來擠去，東張西看，頓興閒適自在之感！我怕走錯路，停歇不到寄居的旅館，所以一面走，一面注意路上的各種特徵和交叉路口，約摸來回轉了兩個多鐘頭，才彎到一家書店，買了一張港九地形圖，走回旅館，詳細查看香港和九龍方面的交通路線與名勝地區，翌晨早餐過後，帶着地圖，去遊皇后大道、干諾道、灣仔道等幾條大馬路，逛了一天，次日起，遊覽石澳、香港仔、植物公園、和山頂纜車，又搭渡輪到九龍尖沙咀、彌敦道、和青山寺、落馬洲等名勝地，轉眼五六天過去，想起戴先生交代的話，遂決定趕回上海。

記得我乘輪到達上海的時候，已是三月上旬，先去陳公館探望家眷，再回趙家息宿。越日一早赴淞滬指揮部（彷彿記得在善鍾路），分別訪

晤楊指揮官暨政治部主任文強（他倆均是我在軍校時的同期同學，但那時還很少見面），以及軍需處長劉弋斯（現亦在台，任正聲廣播公司總經理），約略談了些敵我兩方的情勢，和敵後工作若干困難問題，旋復往訪江一平先生，江是上海的名律師（曾任立法委員，在台逝世），為人謙和誠摯，我轉達戴先生囑咐的意思後，他立即表示對戴先生的崇敬，贊譽備至，繼謂：

「戴先生如有交辦的事，一定盡力而為。」接着又鄭重地告訴我：「以後工作上倘遇困難，可隨時來找我，不必有何考慮。」

我頻頻表示謝意。談近中午，他盛意留我午餐，我因與其初次會面，辭謝告別。

何行健的為人如何，我還沒聽到同志間談過，全不瞭解，可是戴先生既交代我去看他，藉先明瞭浦東敵後情形，自然要去拜訪一下，所以約好在一天下午三點鐘，到他在上海的聯絡地方（地名已忘）會晤，彼此見面寒暄以後，我就把戴先生的囑咐轉告他，還很客氣地表示，請他多多指

教。當他聽我說到「指教」二字時，他連連呃了幾聲，並沒提句有關戴先生的話，就開始吹他的「牛」，他說他任蘇浙行動委員會第一支隊長的時候，如何冒險犯難，襲擊敵軍，如何不顧犧牲，掩護國軍安全退却，如何撤退至浙江遂安後，和江山幹部訓練班官生及浙東支隊合編為行動委員會別動隊教導第二團，他就改任團長，後來別動隊改組為忠義救國軍，他又如何率領他的部隊挺進浦東，成立第一縱隊，擔任縱隊指揮官。嗯、嗯、啊、啊地講個不停，我也不便插嘴打斷他的話，只好偶然恭維他幾句，贊美他「智勇、了不起、有辦法。」他旋伸手從茶几上香烟盒內抓起一枝香烟遞給我（他不吸香烟），擦火替我點着香烟，邊又說道：

「講到我在上海的關係嘛，不騙你，我是加入青幫的，輩份雖不算高，但向我磕頭的徒弟，少說也有千把人，如浦東的奉賢、南匯，上海的十六浦各輪渡碼頭，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到處都有我的人，我要命令他們做什麼，他們不會說個『不』字。」

我聽他這麼「吹」，覺得很不是味道，默付，我是來請教瞭解浦東情形的，你何必向我炫耀這些事呢？難道當我是土包子，來擺你的威風？因即禮貌地問他：

「目前浦東方面敵我的動態如何？請把大哥（我會聽說幫會中都如此稱呼）所知道的指示我，我好在心理上作個準備！」

他想了想說：

「講句老實話，我是經常住在上海的，偶然

去浦東指揮部看看，也不過就留幾小時或過一個晚上，縱隊裏一般業務，我都交由副指揮官處理，但浦東如有什麼舉動，因我每天都有幾次人來往上海，仍可隨時知道。現在浦東敵軍兵力並不多，主力駐在南匯縣城和大團鎮，大約有一個聯隊（約等於我軍一個團），奉賢和川沙，估計不過各駐有二、三百人而已，當地也沒有正式番號的偽軍，比人數，我們多過敵軍，可是敵軍有大砲、輕重機關槍，我們只有些舊步槍，像駁壳槍、小手槍等兵器也很少，所以無法和敵軍拚打。第三縱隊指揮官于陶生，原任第四支隊長，曾歸我指揮過，他的為人，不但寡情寡義，而且不識大禮，照理說，我們是一家人，應當互助合作，可是他這樣做，倒反私下勾搭我的部隊，惡意批評我，他那裏知道，我的幹部都曾共過患難，他的一舉一動，我都得到報告，他這種鬼祟作法，那還談得上什麼團結合作？你老兄現在去接替他的職務，正是恰當時機，否則，他遲早會出亂子。」

「你老兄是戴先生派來的，今後我們一定能够密切合作。」

我聽他得意洋洋地講，一直應着「是，不錯，」等他話聲一停，立即順着他的話意，答了句：「我們的任務是對付敵人，當然要推誠合作，互相支援。」他點了點頭，問我：

「你老兄什麼時候去浦東到職？你不識路，還是我來做嚮導，陪老兄去走一趟。」

我連道：「不敢勞駕，謝謝，隔天我還要來請教。」

當他送我出門的時候，他挨近我，又叫了聲「老兄」說：「今後不論在上海也好，去浦東也好，工作總是要花錢，僅靠上級發的一點經費，我深知道，任怎樣節省，也是無法應付，你老兄假如需要我支援的話，請隨時告訴我，我一定幫助你，我自己雖沒什麼錢，但憑我在上海的人事關係，一句話，十萬八萬隨時有，不用客氣，今晚我還有點別的事，明天中午，我請老兄到金門飯店便餐，我們可以多談談。」

我邊聽他說邊在想：他既說要陪我去浦東走一趟，又這麼慷慨的說要支援我工作經費，初次相交，承他如此關懷，倘非別有用心，此種江湖義氣，實值欽佩，何妨答應他明午去金門飯店，看看他還有什麼指教。隨就裝作感激的神情答道：「那怎麼敢當！但既承大哥錯愛，我明午準到。」

兩位女士年輕貌美

次日中午，準時到達金門飯店×樓，四顧張望，瞥見何已偕同兩個年青貌美的女人，圍坐在最裏邊靠窗口的一張小圓桌。低頭交語，此時人客濟濟，我心中不覺忐忑起來，暗忖，在這樣衆目睽睽之下，豈不很易暴露嗎？況且這兩個女人究竟是什麼來路，也不能無疑，正遲疑間，何的目光掃到，站起向我抬手招呼，我只好故示漫不在乎的樣子，走向他們坐的圓桌，那兩位女客也就站起，頷首為禮，何即分別介紹這位是×小姐，那位是×小姐，彼此就落座客套。何行儀似乎是

那飯店的常客，跑堂的過來，對他很禮貌，問聲：「可以來了嗎？」他只點了點頭，繼續他的說笑，原來他把吃的，早就安排好了。

這一頓午餐，邊吃邊談，足足花了將近兩個鐘頭，儘是談些歡場韻事，那兩位小姐，看樣子，都不過二十餘歲，却皆相當世故，出言俏皮，有時瞪目嬌嗔，發人綺想，午餐快近尾聲的時候，何含笑指着坐在右側的那位小姐，對我說：

「這一位小姐，出生在上海本地，為人非常賢慧，××女中畢業，學識很不錯，她對上海這地方，非常熟悉，你們做朋友，倒是好搭手，今天我特為請來，介紹和老兄認識，以後你們就可常常來往。」

說時，兩眼不斷轉動注視着我，似在觀察我的表情，我暗罵「好傢伙，你今天請我吃飯，帶着女人，原來是想拿女色來套我；」惟我仍泰然自若，只見坐在我左邊的那位小姐，一直俯首微笑，間還視視何行健講話神態，含情脈脈，想來她是何的「相好」了。我正要開口，講幾句客套地話，何介紹我做朋友的那位小姐，却先嗔聲嗔氣地說：「唷，我是個小丫頭，怎麼配呀！」我乘勢瞥她一眼，呵笑一聲說：

「我們一見面，就覺得你小姐非常秀麗，現在我更覺得，你還非常溫柔呢，假如我有福氣，能交到像你小姐這樣的朋友，那真是前世修來，我要特別感謝何先生的成全。」

其實我是故意「吃她豆腐」掩飾，何却連連嘿笑，以為我真的中意她了，忙掏出筆記簿撕下一頁，把那小姐的住址寫下，隔桌（我和他坐對

面）遞給我說：

「以後老兄可以隨時按那地址去找×小姐，她一定非常歡迎。」至此才算結束了這頓「媒介飯」。他送我到樓梯口，附耳問我：「到底那天走？我好安排送你。」我知道他此舉一定別有存心，乃推說：「我還要等戴先生一個電報，一經決定行期，我會馬上通知大哥，麻煩尊駕。」

我自與何行健兩次接觸以後，就他對我的談話和舉止來看，不能不令人滋生疑竇，第一、他既認為我去浦東不識道路，儘可指派一人伴送我去，為什麼他一再表示要親自送我？第二、戴先生並沒指示他，必要時支援我經費，他為何如此慷慨向我表達？第三、突如其來地介紹小姐和我做朋友，那不是想埋伏一個人在我身邊？再說，他對於陶生的如此嫉視批評，于陶生會不會這樣不識大體？綜合這些疑問，來研判他的動機，可能為：（一）他講過，于陶生遲早會出亂子。

探其語意，那恐怕就是他想幹掉于陶生，造成浦東是他個人的活躍範圍（淪陷區內，以大吃小，以強併弱的事，時有發生），現在我既奉命去接替于陶生，他就對我動腦筋，向好的方面看，也許他打算籠絡我，以後和他一鼻孔出氣，聽他擺佈；向壞的方面看，十六浦各碼頭與浦東各地，到處都有他的徒弟，隨便佈個陷阱，導演一齣「失蹤」，造成戴先生處置困難，不得不把于陶生的第三縱隊交他兼理，達到他獨裁浦東的願望。

（二）他拿「財、色」來引誘我，用意是在使我陷入他的圈套，以後容易「牽着我的鼻子走。」經過這一分分析判，我即將會晤何行健談話要點

，與我不擬借重何行健的意見，電供戴先生參考，一面利用淞滬指揮部電台，請于陶生派幹員來滬聯絡，我並從各方面探聽浦東情況，以備隨時在何行健意料之外，潛赴三縱隊駐地。為使何更信我領受他的「好意」，也常去×小姐處應付，表示傾慕，才瞭解她們（連那天同餐的另一位小姐）是交際花一類的人物。因我明知何行健必有任務給他，所以每次見面，只是假意談情說愛，或捧捧何行健，避免向她探東詢西，防何知而啓疑，她亦從未問長問短，只知我是「徐先生」，緣是在我留滬期間，何行健終沒有察覺我對他的懷疑和注意，他還依然打着「籠絡我的如意算盤」。

潛赴浦東晤于陶生

彷彿記得在四月上旬的一天晨起不久，何忽又約我往晤，一見面，他很輕鬆地談×小姐如何長、如何短，要我請他的客，我還以為他是約我隨便聊聊，所以也就當作老同志似地和他談笑說笑，大家胡扯一起之後，他向我笑嚷了聲說：「老兄！請教你，戴先生電報來了沒有？」我一聽，就知道他又問我去浦東的日期，隨答：

「還沒有來，不知道戴先生是不是另有考慮，才耽延這麼久。」

他繃了繃眉接着說：

「我不是為別的，因我接到浦東來的報告，于陶生好像在打什麼歪主意，會不會是因你老兄快要去接收他的部隊，暗中煽動部隊拒絕任何人

來接收？我想你不必等戴先生電報，儘快去就職，給他個「措手不及」，有我陪你同去，相信他決玩不出花招，老兄不妨考慮考慮。」

我知道于陶生原是戴先生派鮑步超收容國軍流散官兵編成的第四支隊指揮，後來才又兼負第三縱隊指揮責任，此次戴先生不過爲了避免于與何之衝突，將于調開三縱隊，實際上于仍掌握着第四支隊，戴先生亦必有電報指示，怎會出此不智之舉？這顯然又是他的詭謀，我雖不敢妄斷他是想吃第三縱隊，但這時如果要聽他的安排，則對于陶生與我，必皆不利，可是我在這敵後複雜的處境之下，何又是幫會中的頭子，怎能率直拒絕他的建議，挑起他的反感？暗忖，目前只有用緩兵之計，不動聲色，以待于陶生派來的人，接引我赴浦東，因故作沉思一回後，婉轉搪塞他道：

「大哥所見極是，我也認爲這樣做比較妥當，不過我所以要等戴先生的電報，是因戴先生在香港澳面交待，何時去浦東到職，等他另電指示，也許于陶生的新任務，尙待安排，亦未可知，大哥諒也知道戴先生的性格……」，至此又故作沉默了一下說：「大哥！好不好這樣？我馬上發電報，催請戴先生早作定奪，也許幾天內就有復電。」

他點頭嘆，嘆了幾聲說：

「那也是辦法，不知道到底要等幾天才有復電？」

我見他同意了，答了句「大概快吧！」回到住所，想到他那種迫切態度，益增我對他的疑慮

和警惕。如果不在這幾天內，出其不意，潛離上海，到達第三縱隊，那恐怕真要引見難以逆料的麻煩。

大約過了兩天還是三天的午後，正在焦急盼望于陶生那邊來人，于的電報終於到了，大意是說：「已派書記官余××至滬迎迓，途中如無阻延，明午前可到。」頓使我如釋重負，旋即趕往陳公館，一面托內戚照料次子國藩照常上學，一面囑內人儘快收拾簡單用具，準備換穿村婦衣飾，即晚移居趙公館，我亦準備了一套玄色短裝和布鞋，一宿過後，翌日靜待余書記官消息，果然待至近午時分，和余書記官接上了頭，兩人就在附近小館子用膳，約略問了些浦東近來的情形，約定下午兩點鐘，在十六浦××碼頭會齊，我即趕回趙家，與內人換好衣着，辭別堂姐夫婦，相偕逕赴碼頭，待約十來分鐘，有一渡輪靠攏，余書記官以目示意，走上跳板，我忙扶着內人跟上，先後進入艙內，悄然渡過黃浦江，登岸僱車，直馳距南匯城約七八華里之萬祥鎮村間三縱指揮部，在指揮部的會客室兼飯廳內，晤見于陶生（這是民國廿八年四月十×日的事，與檔案中所記日期，略有先後，究其原因，大概是因戴先生處事，最重視效率，即說即做，口頭命令下來，大都即付實施，事後再補書面命令，間有連書面命令亦不補發者，如于陶生之任第三縱隊指揮官，檔案中即無此資料，又如我之被任爲忠義救國軍淞滬指揮部參謀長，檔案中雖有記載，但我始終未奉到書面命令）。

于是個瘦小身材，年齡不比我大（那年我虛

歲卅八），但却顯得蒼老，戴副近視眼鏡，還支着手杖走路（據告是脚患風濕症），看他的相貌很平實，不像是那派人物，此時已屆黃昏時分，他料我今晚可能會來到，所以準備好了飯菜，勤務兵隨把飯菜端上桌面，我們開始用膳，餐間僅說些「久仰，辛苦……」等閒話，未談正題，待餐畢余書記官退出，勤務兵收拾餐具，送茶進來後，于才站起，逐一關上窗、門，我覺其處事似甚「慎」、「密」，因囑內人暫去板壁邊長藤椅休息，于即移動坐椅子，旁我坐下，低聲對我說：「今天在敵後活動，隨時隨地都得小心，稍一不慎，就後悔無及，所以我最注意保密。」

我忙贊許着說：「這是我們工作的要訣，老兄真是經驗豐富。」

他謙虛了一下，又說：「戴先生給我的電報，勸勉我不要如何行健一般見識。啊，徐先生！假如我對何不事事忍讓，早就大家幹起來啦。我不願多批評他，僅拿戴先生撥歸我指揮的幾個大隊來說，他經常暗中派他的爪牙去聯絡勾搭，因是他們對我的指示，往往陽奉陰違，連我要他們造送的官兵名冊，命令下達已經一個月了，一點消息也沒有，這怎能叫我指揮他們作戰呢？最可惡的是，他對我的第四支隊，也動想歪腦筋，散播我苛待官兵的謠言，這樣來挑撥，我真不知他是何居心，徐先生！恕我瞎猜一句話，何行健經常在上海大搖大擺，吃喝玩樂，對於敵僞工作人員毫無避忌，如果不是和漢奸勾搭，他膽敢這樣招搖？我不是故意講他的壞話來報復他，而是根據事實的合理推斷。」（未完待續）